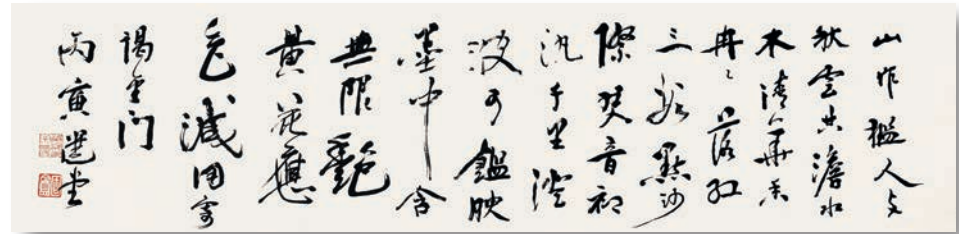


饒公合作畫展出 盡顯與嶺南四君子情誼

合作畫是一種繪畫形式，自古已見於畫家之間的雅集，文人之間的切磋交流，或為公益事業而聯合作畫。合作畫重視藝術家之間的默契，過程中須協調各人的風格及特點，難度甚高。而一新美術館最近便舉行《嶺海風韻：饒宗頤與嶺南四君子合作畫》展覽，展出饒公與嶺南四君子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及楊善心合繪的國畫。透過畫作，我們可感受到饒公與嶺南四君子的情誼，可謂「畫輕，情義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主辦方提供

《選堂樂府》



今次合共展出四十幅合作畫，是饒公與四人在1980年至2002年期間完成的，時間跨度甚大。合作畫可以在同一時空下進行，亦有創作於不同時間再合成的，「合作畫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而能一次過欣賞多幅當代大師的合作畫實屬難得。」

合作畫紀念友誼

在荷花上補蜻蜓，遇竹石配蘭花，在葫蘆上補紅蜂等等，大師們可謂盡顯想像力，令作品動靜互補，中西合璧，饒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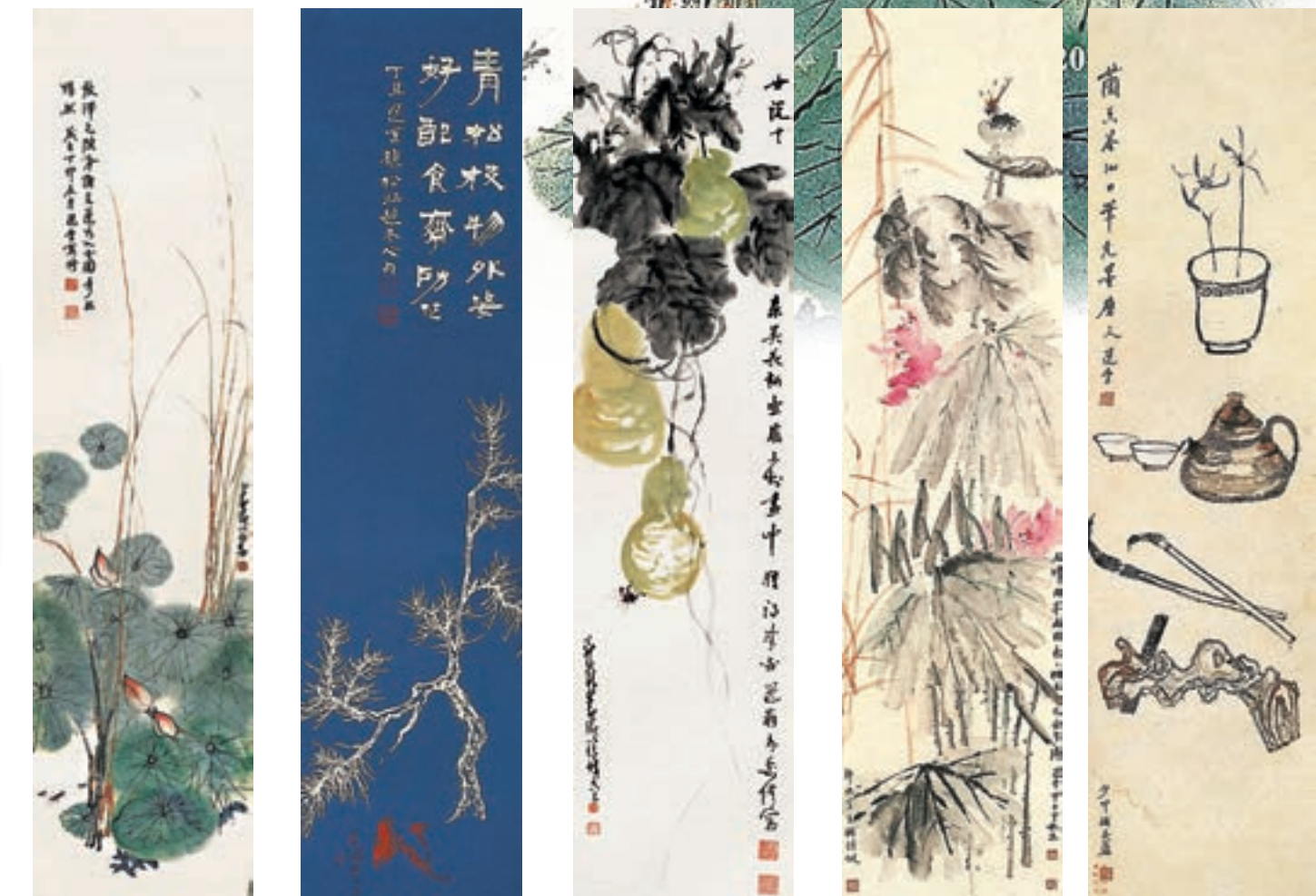
左起：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鄧偉雄

然後交由四人補筆，亦有小部分由四人先行創作，再交由饒公完成。在開幕禮當天，饒公的女婿、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藝術）鄧偉雄便憶述了這批合作畫誕生的因由。話說饒公與趙少昂相識相知數十載，兩人經常聚會聊天。有一天，趙少昂便對饒公說，既然彼此相識多時，何不留個紀念，於是他便着饒公畫一些畫，讓鄧偉雄拿給他。幾天後，鄧偉雄再拿回畫作，打開一看，發現原來趙少昂在饒公的畫上再補了畫，就這樣，饒、趙兩人便開始了合作畫，以紀念彼此的友誼。後來，饒公又開始跟楊善心以及在廣州的關山月和黎雄才合作，作為彼此友情的見證。

對於鄧偉雄而言，這批畫是他研究中國繪畫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當年在廣州，嶺南畫派跟廣東的傳統畫派各有方向，彼此有對抗跡象。然而，在1949年以後，各派別的畫家都來到香港，開始融合。無論是嶺南派別的大師，還是傳統派別的大師，都有這種互相對抗的局面空礙了中國繪畫的發展，於是來到香港後，大家開始融合。」鄧偉雄說。他當年亦時常見到各派的畫家聚首一堂，包括嶺南畫派的趙少昂、楊善心，也有海歸派例如下行庸，彼此成了好朋友，大家一起畫畫，互相提意見。

神來之筆神乎其技

對於楊春棠來說，今次舉辦這個展覽，亦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原來早在2005年，他便接觸過這批畫，還為畫作策展了一個展覽，當時，他更有感這批來自香港及廣州的畫家把中國文人畫的傳統於二十世紀延續下



《荷塘水蟲》，饒公寫荷花，趙少昂補水蟲；《金松紅芝》，饒公寫松樹，楊善心補靈芝；《葫蘆紅蜂》，饒公寫葫蘆，趙少昂補紅蜂；《紅荷蜻蜓》，饒公寫紅荷，趙少昂補蜻蜓；《案上清供》，饒公寫案中案頭所見，趙少昂補兩隻茶壺

來。「文人之間的雅集除了飲酒飲茶外，竟然還可以在紙上交游，這是中國繪畫藝術的精彩之處。」楊春棠說。而今次辦展，他自言希望香港畫壇，甚至中國畫壇，能透過這批作品，把過往傳統文人畫的精神，承傳下來。

今次展出的作品，均由「一濤居」主人購藏，當中以饒公與趙少昂的合作畫最多。展覽當天，楊春棠帶領觀眾欣賞了這批作品，聽畢他的解說，不得不佩服五位大師的神乎其技！以其中一幅名為《荷塘水蟲》的作品為例，經過趙少昂的補筆後，便由靜態變成動態，反增風致。「饒公喜愛荷花，也擅長寫荷花，但作荷塘之景少，而這幅作品中，饒公負責主體的荷花。而趙少昂則加了水蟲，使作品的主題由原本的荷花變成荷花池。只有荷花池才有水蟲嘛！」楊春棠說。如此簡單一補，便化靜為動，也提升了整幅作品的意境。又例如另一幅作品《荷石蜻

蜓》，同樣都是荷花，而趙少昂則補上了一隻蜻蜓，原本靜態的景象，又霎時間變為動態。「嶺南畫派的顏色豐富多彩，在這幅作品中，淡雅的荷花與鮮艷的蜻蜓成了對照，一動一靜，一個濃艷，一個淡雅，令到整幅作品看上去更加有生氣。」他說。「這就是神來之筆，只要少許補充，就可以令整個場景更加活靈活現。」

饒公與趙少昂相識最久，因此兩人的合作畫最多，雖然饒公與另外三位大師的合作相對較少，但作品亦同樣精彩。例如《葫蘆蘋果》，饒公畫了一個大葫蘆，而楊善心則補了一個細蘋果，「整個構圖十分別致，這就是國畫的創新。」他說。又以一幅饒公與關山月合作的《梅石》為例。「饒公寫了一塊奇石，而關山月則在角落寫了一枝很小的梅花，傳統的畫家會以主題石頭作配景，但關山月則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是他罕有妙筆。」

饒公勇於創新

楊春棠表示，眼前所見的作品，看上去感覺輕鬆，卻盡顯了各人浸淫了數十載的功架。「合作畫的難度在於兩人之間的意境溝通，同時畫風又要完美融合。饒公並非嶺南畫派的畫家，但他可以和他們合作，而饒公認為即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亦不會格格不入，這就是中國合作畫的精髓。」畫家之間可以在畫風及情感上溝通，這就是真正的交流。

饒公貴為國學大師，可說是詩書畫皆精，在楊春棠看來，饒公其實也在創新，而是次展出的作品，已脫離了傳統國畫的框架，可以說是一批現代國畫。

「嶺南畫派的畫家在繼承傳統中國畫的基礎上，演繹出新風格，而饒公的作品能與嶺南畫派完美融合，也是因為他消化了傳統而創新風。」

春季拍賣PREVIEW



朱德群 1959年作《紅肥綠瘦》

從亞洲市場，到台中趙無極回顧大展，去年，是名副其實的「趙無極年」。本月31日香港蘇富比「現當代藝術」晚間拍賣，將再次見到一系列反射趙老各創作時期精神狀態，與藝術思想的重要畫作，領銜者，則是趙無極創作生涯裡，狂草系列最為經典之作《24.04.62》。60年代的狂草鉅作，每每出現定會成為市場的爭搶標的，而擁有120號尺幅的《24.04.62》，顯示出狂草時期的作品背後，蘊含着畫家飽滿的精神狀態與創作激情。

尺寸幾近1米×2米的《24.04.62》，就尺幅來看，正是趙無極1960年代少數的狂草系列經典代表作。蘇富比亞細現當代藝術部主管張嘉珍指出，1960年代，是趙無極藝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時期，褪去甲骨文時期細緻、靜態的抽象風格，開展出更為奔放的書寫式表達，正值盛年的他開始以足夠的生命能量在更大尺幅的畫面上去探索開闊。

「此刻的趙無極在心境上，想法上，體力上，正處於一個巔峰的狀態。讓他能夠駕馭大的尺幅和畫面結構，同時也顧及到小的細節。」張嘉珍指出，60年代創作的狂草，有着十分特殊的畫面表現，「你不管怎麼看，他的細部變化和大結構都是很完美的。晚期

趙無極經典狂草亮相春拍 夜場看見朱德群精神！

就不同，70、80年代開始那些小的細部就削弱了，越來越少。」

同時，她亦分析指出，此作亦延續了趙無極一路以內涵東方水墨創作的核心，他將中國水墨畫作中的綠色，在油彩的世界裡經營，她特意找來王孟希的《千里江山圖》作對比，看絹本之上中國畫家用青綠中國畫顏料敷出山嶽色彩，「綠色和紅色，是中國人偏愛的顏色，中國畫裡常以綠色敷彩，但是西方人就很少有這樣的表現，所以這也是這件作品的特別之處，可以看見趙無極，他作為東方文化土壤裡生長出的畫家，在西方媒材的表現上，與西方人的不同之處。」

三件卡內基美術博物館藏見拍

《24.04.62》領銜下，夜場亦將呈現1955年昭示甲骨文系列開端的《晴空萬里》，1958年所作甲骨文畫作《無題》，80年代無境時期畫作《08.10.84》，以及由「向馬蒂斯致敬」開展出的《01.05.92》。

人們咸認，始於1954年的甲骨文系列，是趙無極真正接受東方藝術為其根源的發端，甲骨文畫作，也是趙老作品裡最寧靜的表達。

不過，當文字的結構被拆解再加之情緒的張力，形成宛如狂草的筆觸表達，就是趙老從「甲骨文」到最重要的「狂草系列」的轉換過程。張嘉珍指出，狂草，有着比甲骨文系列更強的動態感和空間表達，而1958年的創作《無題》，帶著甲骨文系列罕見的黃金色澤，即是蓄勢轉化的見證之作，「從1959年開始到1972年，整個60年代趙無極進入

狂草系列」。她分析，《無題》中，已經可以看到原本寂靜的甲骨文符號開始由靜而動，漸漸和背景相融，彷彿有風拂過山嶽。

值得一提的是，《無題》是今夜場3件卡內基藝術博物館藏拍件之一，市場難得一見的卡內基館藏另外兩件，即是丁雄泉抽象鉅作《紅艷似火》以及《風頌歌謠》。這3件館藏拍件，可謂是整場來源最為珍罕的畫作，因為，最早在美國關注收藏現當代藝術作品的卡內基美術館，其本身就成為畫作品質、創作精彩度、重要性和保存狀況等諸多方面的擔保，張嘉珍表示今次釋出，是因館藏更新，而所拍資金將進入卡內基館藏基金。

朱德群三件經典油畫，夜場有書寶

接續其後的趙無極專題，首現上場者是有着87×116公分的尺幅，1959年朱老早期抽象畫作《綠肥紅瘦》，無論構圖、色彩、尺幅，都可謂是市場難得一見的朱德群早期抽象經典；而後亦有一件珍稀的朱德群「雪景系列」畫作，1985年所做《抽象雪景I》現身，最後一件是1988年《暗影光照II》，該作曾參與1987年台北史博館之藝術家回顧展，1988年台灣朱老巡迴展出，實為重作。而與油畫並陳夜場的，罕有地出現了朱老90年代墨寶兩件：長橫幅《歸去來兮辭》與《大江東去》。

張嘉珍指出，趙無極、朱德群和吳冠中的繪畫裡，都有中國書法特徵，但是法蘭西三劍客中，只有朱德群有書法作品傳世，「這次特別把兩件書法放到夜場，可以對照出書

法與戰後華人抽象油畫之間的關係，也是想讓大家看見朱老書法，從而關注到他抽象油畫由何演變而來，希望更多人能讀懂朱德群。」這也是張嘉珍的拍場慧心，她回憶當初徵件時，朱夫人拿出不少朱老畫作讓她挑選，她看了都婉拒，「拿過來拍價格應該都不錯，可是我真正想呈現出來的東西卻看不到。」後來挑了兩件書法，連朱師母都很驚訝，「可是，你看他的書法，到年紀很大的時候還是這麼精到、有氣韻，可知他一直沒有放棄對東方文化根源的揣摩，他的創作背後有很強的思想力道。」

就如朱老所書「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時光流轉，藝術就是精神，是藝術家的靈魂棲居，作品就在那，精神也在，即使沒有數字的照耀，也是仍舊會閃出精神光華的明星。



趙無極 1962年作《24.04.62》油畫畫布

預展時間：3月29日—3月30日 預展地點：會議展覽中心

朱德群 1995年作《歸去來兮辭》水墨紙本朱德群藝術家鈐印(右)。



文：張夢薇